

敦煌遗书

斯坦因日记之

林走著

Maroma Abril 1922



Del Vis. a mayo d. Anag. Flores

Arriba q. por la falta de auxilio q. le pedia
a Flores, ha impuesto la de tres años a Pro
sido en uno de los Flores del Freumari ad
Dant. Lorenzo. Indio a aquella Pro. uno de
los Flores. Phicieron producir en ella la
de los Flores. Carlos. y ahora
de los Flores. der faha la muerre aqñal
de los Flores. por el comercio celebrarian
de los Flores.

多个世纪的经卷暗藏着世界

守护的传说

守护的传说

传说中被封十多个世纪的经卷暗藏着世界两大宗教景落的秘密

演绎了两千年掠夺与守护的传说

这些经卷里究竟记载了什么秘密？翻开此书，定会让你看到一个
苍苍茫茫的大敦煌。



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敦煌遗书 / 林走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1

(敦煌三部曲)

ISBN 978-7-5012-4022-7

I. ①敦…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272号

责任编辑 曾伏华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特约编辑 杨朝霞
版式设计 辛玉军 李 康

书 名 敦煌遗书
Dunhuang Yishu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10-65229674 发行部 010-65265923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10×100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2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022-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斯坦因日记·····	001
第二章 杀手·····	024
第三章 广目天王·····	037
第四章 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063
第五章 敦煌白氏·····	083
第六章 紧那罗战旗·····	101
第七章 敦煌三界寺·····	114
第八章 佛祖舍利子·····	132
第九章 归义军旧事·····	149
第十章 西天风雪夜·····	168
第十一章 沙顶天·····	186
第十二章 归义军后裔·····	207
尾 声 ·····	218

第一章 斯坦因日记

1

冬天已经来了一个月了。

刑警明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一个清晨。他站在敦煌飞天酒店的大楼下，轻轻呼了一口气。呼吸落在清冷的空气中，迅速凝成白雾。往远处看去，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四处烟囱中蓬勃而出的浓烟汇集在一起，像是一幅巨大的泼墨山水画。空气中充斥着煤烟的味道，他抽了抽鼻子，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凌晨的时候警局接到一个报案。一名外国友人猝死在了飞天酒店。敦煌城承平已久，这宗突如其来的命案炸得整个警局人仰马翻。刑警队马上行动起来，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案发地点。

天还未亮透。明彬和同事布置好酒店外围的警戒线，走进了死者的房间。那是一个普通的酒店客房，陈设井然有序，地板一尘不染，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个房间自从案发以后就没有人动过，依旧保持着案发时的模样。明彬在门边遥遥看了一眼那个躺在床上的死者，刚想举步进门，就听一个同事断喝一声：“别动！”

明彬吓了一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那个同事正在记录着什么，用手中的笔指了指他脚下。明彬顺势看去，只见门下放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一个仰天怒吼的马头。

他俯身看了一下，不解其意，疑惑地看着同事。

同事瞪了他一眼，说：“那个东西也是案发现场的一部分，没有人动过，应该是有人从门下面塞进来的。”

明彬“哦”了一声，直起身来，径直走到了死者床边。

死者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西方面孔，没有打斗的痕迹，像是自杀。但是凭着职业敏感，明彬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他凑近死者，仔细端详着死者临死时的表情，仿佛想从那张脸上得到什么信息。

死者平静地躺在床上，头颅下枕着一串念珠。珠子伸展开来，在他的头颅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如同以他的头颅为圆心画了一个圆。



“这是什么意思？”明彬死死地盯着那个圆圈，正在苦苦思索，就听一个同事惊叫了一声：“你们快看他的手！”

明彬一惊，忙转移视线。

老人的双手半握拳，两个大拇指抵在食指第二个关节上，小指相靠，手背轻轻地贴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手势。

“他一定是想表达什么。”明彬想着，不由俯下身子，凑近去观察。忽然，一行模糊的字迹显现在他眼前，死者身体一侧的几个汉字若隐若现：

“找到弥赛亚。”

2

敦煌车站。

一轮落日映得西边天际一片血红，连天空中不多的几片云都被染红了。落日下，一辆长途大巴车正慢慢从城外的古道上驶进了敦煌城。车刚过了戈壁，从一望无际的黄沙中慢慢显现出了轮廓，远远望去，犹如洪荒巨兽踏入人间。

李天打了个喷嚏，心不在焉地守着面前的箱子。箱子是打开的，数十个伪造的小型佛像杂乱地露了出来。身后，一个敦实的年轻人倚在一辆皮卡车上，紧张地左右张望，似乎在担忧着什么。

那辆长途大巴车距离车站越来越近，借着道路两侧的灯光，车牌号逐渐显现了出来。李天眯着眼睛仔细看了一下，脸上逐渐浮现出了笑容。他深吸一口气，点了支烟，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辆车的车门。

车在慢慢减速，眼看着就要停了下来。李天此时全神贯注，微躬的身体瞬间紧绷了起来。一声刹车的闷响后，车身摇晃了几下，终于稳稳地停在了车站广场上，后车门顿开，旅客鱼贯而下，纷纷到车身存放行李箱一侧等待司机开启。

李天深深吸了一口烟，将烟头用力地掐灭在地上，直起身来，向大巴车走去。突然，车内好像炸开了锅，怒骂声、喊叫声响成一片。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第一个从人群中窜了出来，迅速消失在了人流中。尔后，又一个年轻人也奔了出来，他手舞足蹈地冲着周围的人群喊叫着什么。

李天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后来出现的那个年轻人，确定是目标无疑。但是看刚才的情形，凭着职业感觉，感到情形有点不对。他迟疑地凑近那个年轻人，轻声问道：“请问，你是白延丰先生吗？”

年轻人一愣，忽然抓住李天的手臂，急切答道：“是啊，我就是白延丰，你认识我吗？我的包被调换了！你快帮我找回来啊！”说着，他伸手指向先前那个穿黑衣男子消失的方向，着急道：“我看见他就朝那个方向跑了，求你快帮我找回来……”

李天心里哀叹一声，暗骂了一句晦气，转身就走。

“还是被那帮浑蛋抢先了。”他在心里骂着。今天中午他在车站踩点的时候偶然听到一个女人打电话时的对话，说傍晚有一趟从兰州来敦煌的长途大巴车上有一个叫白延丰的贵公子，他身上带着一件极其贵重的东西。听内容，那个女的应该是李天的同行，仿佛在跟另一个人商量怎么能得到那件东西。李天听后冷笑一声，心想：“只要他人到了敦煌就容不得你们从我嘴里抢食吃。”于是留了个心眼，准备干一票大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劫了再说。

他在车站等了一下午，脑海中把东西如何骗到手的计划从头到尾想了无数遍。可是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那个女人的同伙居然就在车上。无奈行动慢了一步，他满脸失望，阴沉着脸向那个倚在皮卡车旁的年轻人方向走去。

忽然，那个皮卡车边上的年轻人喊叫了起来：“天哥，你快来……”

李天遥遥看了一眼，但见他手中正反扭着一个竭力挣扎的娇小身影冲他喊。李天忙跑过去，烦躁道：“王力，你疯了吗？我带你来只劫财的！劫色这么没道德的事我们能干吗？”

王力双手将那个女孩控制在怀中，辩解道：“不是，刚才我看见这个女的不大对劲，她好像跟前面第一个下车的黑衣男子是一伙的。我清楚地看见在大巴车另一侧，那个男子把抢来的包给她以后就溜了，于是我就顺手把她给逮住了。”

李天一怔，忙低头打量。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二十余岁，下身穿着一件发白的迷彩裤，上身套着棕色的长襟羽绒服，一张清秀的脸颊被长发遮挡了大半，唯能看清一双好似占了大半个脸颊的灵动眸子。李天在敦煌已待了二十二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清秀的女孩，眼神顿时落在她身上移不开了。

那女孩不依不饶地依旧在王力怀中挣扎，见李天上下来回地打量着她，忽然开口喊道：“流氓啊！”

王力吓了一跳，忙松开了手。

那个女孩得意地冲两人笑了笑，转身撒腿就想跑。李天看着她的背影，猛然反应了过来！这个女孩居然就是中午打电话的那个女人！他慌忙上前一把拽住她，低声道：“我认识你，都是道上混的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见者有份，不懂吗？”

女孩回身瞪了他一眼，慌忙道：“神经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天刚想说话，就听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划破长空，遥遥传来。

女孩脸色大变。李天晃晃肩，微笑道：“怎么样？我敢保证，警察已经封锁了



车站所有的路口，你跑不出去了！”

女孩闻言，惊惧地看着他，愤愤道：“你想怎么样？”

李天轻松道：“我说过，见者有份，我知道你们今天逮了一条大鱼……”

女孩冷笑了一声，从身后拽过双肩包，掏出一个帆布背包，拿在手里边晃着边坦白道：“东西就在这里。”

李天伸手去拿，女孩警觉地将包护在怀里，缓缓道：“明人不说暗话，这个包里的东西确实价值连城，但是如果我们分开了它，就一文不值了。”

李天惊奇道：“为什么？”

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女孩脸色剧变，着急道：“你带我离开，等到达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再谈。”

李天冷笑道：“你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带你离开？如果这东西真的那么贵重的话，我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女孩焦急道：“我叫五月，只要能把带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我保证有你一份。”

“一份是多少？”

五月上下打量了一眼他的穿着，李天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身子。他浑身上下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在五月犀利的眼神下顿时觉得寒碜了起来。五月摇了摇头，肯定道：“我相信你这辈子绝对没见过那么多钱。”

李天盯着她，正在思索真假，忽然发现白延丰正从不远处向他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冲他喊：“帮我抓住她，我的包就在那个女人手里！”

李天吓了一跳，当机立断，拉开车门一把将五月塞进了车里，对王力吼道：“开车！”

出了敦煌城不远就是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此时正值阴历十月，立冬节气已过，西北的气温已冷了下来，敦煌城跟沙漠衔接的戈壁北风呼啸，远处沙暴已起，天昏地暗。

天已入夜，王力驾着皮卡驶进了这片荒原一般的戈壁。李天在后驾驶室心情极好地和着猎猎北风断断续续地唱着歌。

不知过了多久，王力瞟了一眼窗外，已经出了敦煌城。一座座巨兽似的沙丘此起彼伏，他知道危险已过，迟疑了一下，问李天：“天哥，现在安全了吗？”

李天斜睨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窗外，点点头道：“行了，就停在这里吧。”说着，他打开车厢内的灯，顺手抓过五月的包，不紧不慢道：“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古货，我说……”说着，他掏出那个帆布包，拉开拉链一抖，一沓钞票散落下来，李天将飞舞的钞票聚拢起来，反复数了几次，才不敢相信地幽幽道：“二十三块钱！？”

王力在一个沙丘的阴影处停了车，不解地回头看着李天，也不相信，反问道：“什

么？多少？”

李天还是不相信，又数了数手里的钞票，双目失神地叹道：“作孽啊，我居然宰了个穷鬼！”

王力抓过包仍不死心地继续研究，突然，他激动地大喊：“哈哈，果然是古货。”

李天猛然回头，见王力正拿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在激动地挥舞。目测起来果然是古意盎然，像是经过了无数个年头的风沙洗礼。他慌忙抢过那个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的扉页上涂满了颜料，像是经历了许多岁月，上面的颜色已变成了暗红色，颜料渲染过的地方绘着一幅素描，像是一幅神像。李天看了一愣，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异，忙又翻过了一页，密密麻麻的文字跃入眼帘。李天盯着那页纸看了几分钟，才狐疑地问王力：“这是……英语？”

王力肯定地点点头，道：“我也觉得是。”

“那你认识吗？”

王力再次笃定地摇了摇头。五月自从上车以后就一言不发，任由他们两个折腾，此时终于忍不住鄙夷地冷哼了一声。

李天转身看了看她，道：“难道你认识？”

女孩一字一句道：“这就是英语。”说着，她接过笔记本，反复看了一下，若有所思道：“难道那传说是真的？”

李天见她动作娴熟地把笔记本放回了包里，着急问道：“什么传说？喂！你先别放进去啊，我还没看呢！”

五月将包甩在背上，下车来，反问道：“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就跟我来。”

李天不为所动，躺在座椅上幽幽道：“你能走得了吗？”

五月紧张地回头看着他，反问道：“你什么意思，想黑吃黑？”

李天冷笑一声，不屑道：“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找你，就算你不准备进城，可现在是冬天，你能在这大沙漠里挨过一夜吗？”

五月沉吟了一下，重新上车，关上车门，商量道：“你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但是至少我能保证让你在城里安全地躲过一夜。”

五月盯着他，思索片刻，终于点了点头，无奈道：“你的条件？”

李天漫不经心地道：“这个，得看情况……呵呵，走吧，相信我，我是个好人的。”



6

李天的住处在敦煌城肃州镇，远离市区，周围交通便利，不远处就是漫无边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他当初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落脚是饱含深意的。此地四通八达，如果哪天不幸被警察发现，他也能第一时间冲进沙漠。只要一进沙漠，以他对地理环境的了解，就绝对没有人能再找到他。

李天第一眼看见那本日记时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以前见过一般。日记里面仿佛囚禁着一个熟悉的魂魄，在嚎叫着等待他释放。那幅画在扉页上的素描是如此的熟悉，他甚至能清晰地描述出那幅神像的每个细节。

他小时候曾无数次地看到过那幅神像，虽然画面有略微的不同，但是大概特征没有任何差别。五月自称认识，李天虽然暂时对她这个说法还持保留意见，但是碍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只能屈尊降贵让五月翻译那本日记。在到达住处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虽然五月神秘莫测，但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局势已尽在掌握，他并不担心五月一个弱女子会有怎样的企图。事实证明，五月确实不负所望，回到住处，经过半个小时绞尽脑汁的努力后，里面的第一篇内容终于拨云见日。

那是一本旅行探险日记，只有十一篇，作者是斯坦因。李天看着五月写在纸上的“斯坦因”三个字，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敦煌城和斯坦因在20世纪曾有过短暂的交集，然而就是那两段加起来也没超过半年的时间却铸就了中华文物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敦煌城各学校的老师身处这个被斯坦因盗走无数宝藏的地方，仇恨自然刻骨铭心，每个学期都要给学生讲述一遍当年的历史。多年的潜移默化早已让敦煌城长大的每一个人将那段历史刻在了灵魂深处。此时李天盯着五月写在纸上的名字，脑海中条件反射似地闪现出了那个外国人的面孔。

斯坦因是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初他曾经两度进入敦煌，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得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

这本日记记载的应该是斯坦因在敦煌期间探险的经历。李天回过神来，仔细看五月翻译出来的第一篇日记：

我循着玄奘走过的路到了敦煌，蒋师爷说敦煌在汉语里是盛大的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种盛大，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小了。我不知道玄奘为什么说西天就在这个沙漠腹地的小城里，无论如何，我总要找找。

在来敦煌的路上我从一个穆斯林嘴里得知这里发现了一个藏经洞，说是一个道士在修葺洞窟时发现了一个满是古经的洞窟。

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是玄奘提到的西天。

我知道我必须尽快找到西天，并且带走其中的东西。但是西天到底在哪儿？伊萨经卷是否真的存在？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它。

今天是到敦煌的第一天，我的驼队里死了一个人。那是一个我在中国招到的随从，他想在蒋师爷的午餐里下毒。上帝保佑，幸好被蒋师爷发现了。

我立即处死了那个随从。他死的时候一直在流泪，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杀我？

愿上帝保佑。

李天看着五月写在纸上的汉字，和五月一样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斯坦因在敦煌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后面的一句“愿上帝保佑。”很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前面的内容也看得两人一头雾水。这个英国恶棍到了敦煌，居然并没有别人想象出来的那种见到宝藏时的兴奋。在这篇简短的日记里透露出来的意思，他来敦煌是彻头彻尾有明确目的的，但是他提到的那个西天到底是什么东西？

李天疑惑地看着同样迷惑的五月，迫不及待地想让五月赶快继续翻译剩下的内容，想看看这个西天到底在什么地方。不想五月看了看窗外的夜色，伸了个懒腰，幽幽道：“我困了。”

李天愤怒地看着五月。

五月轻描淡写地说：“急什么，反正在你的地盘上，你还担心我带着笔记本跑了不成！我明天一早翻译。”

李天听后脸色微变，忽然眯起眼睛笑了起来，敷衍道：“也行，但是……”说着，他小心地合上笔记本，攥在手中不紧不慢地说：“我还真就怕你跑了，笔记本就由我来保管吧。”说完转身就走，到房门口又回头说：“一定睡好哦，晚安。”完全不理睬愣在身后的五月。

李天回到房里便立刻将第一篇日记仔细抄写在一张纸上出了门。外面一片黑暗，已是深夜时分，初冬的敦煌城里行人稀少，惨淡的路灯下只有少数车辆往来穿梭，他挥手拦了辆出租车就直奔镇东。

李天是个孤儿，他的父母在他七岁那年出了车祸，将李天扔在人间，两个人结伴去了天堂。在肃州镇中学当历史老师的卫凌云和李父是至交，他当时见李天孤苦伶仃，生活无以为继，便将李天接到了自己家里抚养。一晃十多年过去，李天和卫凌云妻子的矛盾越积越深，时至今日，他一想起师母刘芳看他的眼神还觉得浑身难



受，李天一直觉得刘芳患有有一定程度的妄想症，她总是觉得卫凌云清贫这么多年是他拖累的。李天跟她无话可说，然而她跟李天有话说。在李天高考那年，她出于长远打算，为免李天考上大学后继续拖累卫凌云，一怒之下回娘家住了半年，李天不忍看卫凌云妻离子散，便主动辍学了。以后几年他便在敦煌城流浪，为不再使卫凌云为难，也很少跟他联系，一晃几年过去，不想此时却要因这来历不明的斯坦因日记本去见他。

李天蹑手蹑脚地走进肃州镇中学，回想往事，不胜欷歔。此时已近午夜时分，学生晚自习早已下课，整个校园里一片漆黑。唯有教师宿舍依旧闪烁着零星的灯光，李天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敲响了卫凌云的房门。

半晌，一个穿着棉睡衣的中年男人从门后探出了头。

李天闪进房间，环视了一下，窗边的案头上放着几本教科书，电脑正开着，一个教学用的幻灯片刚制作了一半，在银屏上闪烁。

卫凌云的工作被打断，却没有不耐烦，他见是李天，惊讶地张大了嘴。

李天尴尬地笑了笑，说：“卫老师好，我有点事想让你帮帮我。”说着他便从兜里掏出那张抄写下来的纸，继续说：“今天我在莫高窟遇见了一个外国人，我俩交流了半个小时都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塞给我一张纸，写的全是英文，我不认识啊，这不就找你来了吗？”

卫凌云伸手接过李天手里的纸条，坐在桌边仔细地看。忽然，他像是见到了什么极为奇异的事，摸索着戴上了老花镜。

李天大气也不敢出，看着他逐字逐句地翻译。

半晌，卫凌云放下笔，盯着李天，半晌后严肃道：“李天，这东西你到底是哪儿弄来的？还有，你这两年去哪儿了？我时常听别人说起你。”

李天愣了一下，忽然明白卫凌云这是在挑起话头，准备趁机教育他。

他这几年在敦煌城独自打拼，三教九流的人见过无数，加之自小见惯人情冷暖，对道德法律观念看得极淡，一来二去地就跟人做了老千。虽然一直小心翼翼不让认识自己的人发现，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卫凌云在敦煌生活了大半辈子，自然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

他忙岔开话题，道：“那说来话长了，卫老师，你先说说这上面都写什么了？”卫凌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反正你也不听我的，至于这张纸条么……”

李天收起笑容，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上面说：

我循着玄奘走过的路到了敦煌，蒋师爷说敦煌在汉语里是盛大的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种盛大，这座城市实在太小了。我不知道玄奘为什么说西天就在这个沙漠腹地的小城里，无论如何，我总要找找。

在来敦煌的路上我从一个穆斯林嘴里得知这里发现了一个藏经洞，说是一个道士在修葺洞窟时发现了一个满是古经的洞窟。

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是玄奘提到的西天。

今天是到敦煌的第一天，我的驼队里死了一个人。那是一个我在中国招到的随从，他想在蒋师爷的午餐里下毒。上帝保佑，幸好被蒋师爷发现了。我立即处死了那个随从。他死的时候一直在流泪，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杀我？

愿上帝保佑。

李天听着卫凌云慢慢地翻译完那张纸条，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心想五月果然有鬼，隐瞒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要不是自己留了一手铁定得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但是她为什么要多说一部分日记内容呢？这个西天到底是什么东西？李天满腹狐疑，不由出声问卫凌云：“西天是什么意思？”

卫凌云沉吟了一下，慢慢道：“这是佛教里的一个概念，《佛说阿弥陀经》说从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现身说法。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世界呢？因为其国众生没有众苦，只有万般快乐，所以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国土世界极其华美清静，当然是众人向往的精神乐园。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认为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圆满的世界存在。但也有非常多的善男信女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阿弥陀佛的世界。”

李天听后直摇头。斯坦因日记里提到的西天应该就是敦煌，绝不可能是佛经里记载的佛陀净土。他想了一下，又问道：“这个西天在敦煌？”

卫凌云一愣，摇了摇头，肯定道：“这怎么可能？”

李天讪讪地笑了笑，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挂钟，已经十点多了，窗外夜黑如墨。低下头来，再看那张记载着斯坦因日记的纸条，他不由思绪联翩。

浑身只有二十三块钱的白延丰，一本上百年的笔记本，还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李天行骗多年还没遇到过这种充满诡异的事。但是天色已晚，他不好意思过多打扰卫凌云，便告辞出了门。

卫凌云送李天出了门，倚在门外冰冷的墙壁上注视着李天离开的背影，手里依旧攥着那张李天留下来的纸条。

夜风吹来，卫凌云只觉寒意一直从脚底向上蔓延，全身都是冰冷的感觉。他的



眼神越过前方无边无际的黑暗，似乎一直看到了天地尽头。李天自从七岁那年父母双亡以后就一直寄居在他家。十五年时间已经过去，他曾以为能永远淡忘那些往事，可是如今看来这只是一种奢望。他知道，有些事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卫凌云轻叹了一口气，将那张纸条举到眼前，凑着窗户透出的光芒仔细地又看了一遍，然后一点点撕成碎片。

“不能让李天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得做点什么。”他心里下定了决心，转身进了房间，合掌连声喃喃自语，心里一遍遍默想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那四十八句咒语。

他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啮合，他躲避了几十年的事终究还是来了。

4

李天一夜未眠，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已是下午时分。窗外的阳光刺目，王力在楼下洗着车，五月的房门依旧关着。李天出门吃完饭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房间里已经乱成一团，床上的东西明显被翻过，枕头床单都扔在了地板上，五月正勾头弯腰地在衣柜里搜索。

李天视而不见地在门口伸了个懒腰，五月的声音顿时从房间里传了出来：“你这个骗子把笔记本藏哪儿去了？”

李天从怀里悠然地掏出笔记本，微笑着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得随身携带，不小心被扒了怎么办？”

五月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李天迅速把笔记本塞回怀里。

五月瞪了他一眼，闷闷地说：“现在是不是该继续翻译了？”

李天进门，顺势躺在床上，打了个哈欠，说：“我还没睡醒呢，睡醒再说。”

五月都快哭出来了，哀求道：“时间赶不及了啊。”

李天猛地从床上翻下来，凑到她眼前，疑惑地问：“什么时间赶不及了？”

五月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忙摇了摇头，慌忙说：“没什么没什么，没事没事。”说完转身就想离开。

李天拦在她眼前，道：“等等。”

五月也是一个老千，从之前对这本笔记势在必得的情形来看，她一定对本日记了解甚深。如此想着，李天扬手拿着笔记本冲五月比划了一下，道：“你知道，我是个敦煌本土的老千，本土的意思就是本来就土。这个笔记本在我这里没有任何

价值，相比起来我更喜欢人民币，但是看你跟那个白延丰都这么看重这个笔记本，我就感觉到很好奇，嗯……你能告诉我……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它就是个值千把块钱的名人手稿。”

李天点了一支烟，慢吞吞地说：“别想骗我，千把块钱？白延丰那一身皮也值几万，会把区区千把块钱的东西看得比命还贵重吗？”

说着，右手中的打火机慢慢凑近笔记本。“啪”的一声，一束火苗迅速舔上了笔记本。五月看到后惊骇地大喊：“别！”

李天笑眯眯地看着完好无损的笔记本，再转头盯着五月。

五月内心天人交战，低下头思索，又听见“啪”的一声，五月猛地抬头。

李天歉意地比了比手指上的香烟，说：“不好意思，烟灭了。”

五月都快哭出来了。她看着李天手里的笔记本和打火机，犹豫再三，才视死如归地说：“它是斯坦因日记，一个月前有人出价三百万买它。”

李天目瞪口呆地说：“三百万！美元还是人民币？”

五月奇怪地上下打量着他，烦躁地回应道：“我说你怎么比我还贪啊！人民币就不错了！”

李天惊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值钱？”

“文物。”五月白了他一眼。

“什么文物？”

五月皱眉道：“据说……它跟玄奘去印度取经有关。”

李天不相信地瞪了瞪眼睛，准备反驳。

五月伸手制止他，凝重地说：“具体我也不知道，只是我的买家隐约告诉我的。据说玄奘当年去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经过敦煌，在敦煌停留了几天，然后在敦煌留下了一些东西。他觉得把这些东西带回长安以后会动摇佛法的根基，所以就把它留在了敦煌，任它自生自灭。”

“不会是这里面提到的伊萨经卷吧？”

五月点了点头。李天又问道：“那跟这笔记本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知道了一部分日记内容吗？后来到20世纪的时候，斯坦因在印度知道了这个典故，他就想到敦煌来找这些经卷，但是好像没找到……”

李天打断道：“停停停，什么没找到？当年那个英国佬浑蛋把莫高窟的藏经洞都搬空了还没找到？”

五月若有所思，摇头道：“没那么简单，斯坦因没有搬空藏经洞。他第一次到敦煌来的时候王道士就藏起来了一部分经卷，现在很多人都猜测他到敦煌来的真实目的应该就是那些被藏起来的经卷，因为后来他又来了一次敦煌，甚至到老年以后



他还不甘心，试图再次进入敦煌寻找。”

李天想了一下，又问道：“那这本日记是怎么回事？”

五月沉吟了一下，反问李天：“你听说过敦煌四大世家吗？”

李天一愣，迟疑着点了点头。敦煌四大世家是指张议潮张家、李明振李家、索勋索家，以及那个遗失在历史文献中的白家。这四大世家从隋唐一直到明朝都是敦煌的实际统治者，后来明朝封闭了玉门关，敦煌逐渐衰败了下来。这四大世家自然是覆巢无完卵，渐渐烟消云散了。李天不明白五月怎么会突然问起，疑惑地看着她。

五月又道：“这本日记就是从四大世家中的白家流传出来的。”

李天差点跳了起来，道：“什么！那四大世家还在？”

五月也是满脸不解，道：“也不是，现在只有当时最弱势的白家了，别的几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部消失了。”她顿了顿，又道，“你知道，这四大世家控制了敦煌几百年，一直把自己当做敦煌的守护神。当年斯坦因进敦煌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那时候四大世家因为连年战乱，已经变得和普通人家无异了，他们好像知道斯坦因在找什么，拼死地阻止。据说斯坦因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族人和斯坦因的驼队在阳关进行过一场战斗，他们的血将整个阳关都染红了，因为斯坦因当时装备了火枪，他们敌不过，只抢回了少许经卷……”

李天恍然道：“这些经卷里就有这本斯坦因日记？”

五月点了点头，道：“对，据说这本日记里记载了斯坦因当年到敦煌的真实目的和考古路线。如果能得到这本日记，就能得到他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的东西。”

李天想了想，又问道：“你说这本日记当时就被白家抢了回去，但是为什么这一百年没人打它的主意，现在才出现？”

五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不耐烦道：“谁说没人打它的主意了？无数的文物贩子都知道这本日记的存在，当时白家抢经卷的时候又没有给斯坦因通报姓名，他怎么知道落到了谁手上？”

“那现在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其中两次来到敦煌，这是他第一次到敦煌的考古日记，他在第二次的日记里提到过这本日记。第二本日记一直保存在斯坦因家族里，上个月他们拿出来在伦敦拍卖，白家的人担心怕有人得到那本日记以后心怀不轨，到敦煌来盗宝，于是就去准备把日记买回来。但是他们好像无意透露出了这本日记的信息，这两个月一些文物贩子开始疯狂悬赏购买这本日记，亏你还是敦煌本土的老千，连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知道。”五月挖苦道。

李天听得渐入佳境，醍醐灌顶，顿时明白了前因后果。那些文物贩子既然高价悬赏，白延丰一定也是眼红他们开出的价钱，便带出了这本日记，准备交易，不想

却被五月盯上了。他恍然大悟道：“是不是最后就有人找你，给你三百万，让你盗这东西？”

五月恨恨地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知道白延丰昨天会带出这本日记？难道你们商量好了？同谋？”

五月愤怒地看了他一眼，道：“滚，我们在他家周围潜伏了一个月，你说我怎么会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就白延丰鬼鬼祟祟地出了门。傻子都想得到是他带出了东西。”

李天想了一下，得意地吐了个烟圈，建议道：“那么，见者有份，你带我去见那个买主，报酬么……咱俩五五开？”

五月瞪着他，不说话。

“四六？”

五月还是不说话。

“三七？”

五月依旧沉默。

“喂喂喂，你别太过分，这好歹是你天哥我千辛万苦才弄到的东西！”

王力洗完了车，进门瞄了一眼电视，突然大喊：“天哥，五月，快来看，敦煌这几天怎么这么乱？”

李天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跟着五月到了电视机前，王力正在看新闻，电视上一个年轻警察在手忙脚乱地对付无数记者的长枪短炮。

李天心情大好，打着哈哈说：“没什么奇怪的，不会是死人了吧？”

不想，王力肯定地说：“是。”

李天愣了一下，继续说：“死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吧？”

王力又肯定地说：“是。”

李天被王力的回答绕得一头雾水，焦急地追问：“到底是不是啊，死的是谁？”

“电视上说是一个美国人，叫什么什么兰登的佛教研究专家。”

“啊！”五月像兔子一样惊叫着跳了起来。李天着实被她这一举动吓了一跳，莫名其妙地问：“没见过死人吗，反应这么剧烈干什么，他是谁啊？”

五月一张小脸像是被砸了一拳，垂头丧气地说：“他就是那三百万。”

“啊！”

李天立刻也跳了起来，脸色顿时扭曲得如丧考妣。

那个警察在电视里自顾自地对记者说：“局里已经成立专案组，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李天看着那个警察一本正经的脸，忽然道：“这个流氓今天怎么变得人模狗样的？”